

追赶我可能丢了的爱情

陈枰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追赶我可能丢了的爱情/陈枰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 6

ISBN 7 - 5063 - 3350 - 3

. 追... . 陈...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73095 号

追赶我可能丢了的爱情

作者: 陈 枰

责任编辑: 韩 星

装帧设计: 海云书装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 //www. zuojiachubanshe. com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320 千

印张: 12.25 插页: 3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0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350 - 3

定价: 2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

· 冉平 ·

陈枰说她想写一个长篇，名字叫《追赶我可能丢了的爱情》。我说她书名起得好，比她以前的哪一部作品的名字都好。

陈枰向来反感虚伪浮泛的概念。生活中这样，写作中也是。而眼下的市面上，没有什么比爱情这两个字重复率更高的了，满眼都是那种酸文假醋的伪浪漫，瞎激动。我认为此现象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爱的匮乏和无能。陈枰和我的看法相似。而这一回她大大方方地把这两个字塞进了书名，令我暗自吃惊。

看了这本书才知道，陈枰写的是常人的入性之爱。故事既不轻贱，也不沉重，写得轻松自然，作风一如既往：不矫情，不造作，不耸人听闻，不故作高深；情节发展到紧要之处必刀刀见血，不拖泥带水，耍花架子。因为这一回是纯粹的原创，没有原作，也就没有顾忌，反倒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使我一不留神看了进去，还挺过瘾：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的爱人，女友或者丈夫，前男友或者前妻、前夫，以及父母、兄妹、儿女；他喜欢的人或者怨恨的人，以及如何确认自己的这种爱和恨是有道理的，值得的，并且使之贯彻到底。真是不容易啊！

爱情是稀少的，碰上了未必抓得住，运气不好一辈子也碰

不上。但对我们朝夕相处，血肉相连的人该怎么办？既然是常人的入性之爱，其中必包含了恨、怨、苦、乐，一个也不能少。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情感难题，解决不了就活得不舒服，难受，闹心。

在创作上，闹心比闹事难。闹事讲究一波三折，说穿了是技术活儿。闹心则不然，创作者必须把自己搭进去，进不去则已，进去了就身不由己了。对写作者来说，只闹事不闹心者不算正经练家子。当然，也不是作者舍得自己就能搭得进去，练得出来。光靠胆大不行，还要有天分。这让我想起了陈枰早先创作的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，其中石光荣就是这样一个闹心的人，处处跟自己过不去，跟家人过不去，满腔热血，一身毛病，整日神经兮兮，我说他是中国版的堂·吉诃德一点也不过分；你可以不满意他的行为，但不可以怀疑他的真诚。这便是人物的可爱之处。果然，石光荣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。此外，电视剧《青衣》中的筱燕秋也是；还有《民工》中的诸等人物。

《追赶我可能丢了的爱情》中没有一个坏人，甚至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情节主线，可是陈枰照样让人看得津津有味，这便是她的本事。比如故事一开篇，石若玉一家人聚在了一起，他们不是碰到了最不愿意碰到的人，就是遇见了最不愿意遇见的事。一家老小各怀各的心事，人人一肚子邪火，满脑子疑问，都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各说各的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，表面上互不搭界，内里都息息相关。作者陈枰则沉浸其中，声色不动。好玩儿得很。

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我们算计得再周密，事到临头还是感觉意外。感情更是，人人都以为能把握住自己，现实中未必。要是真有一条阳光大道就好了，我们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往前

走，不回头，找到自己所爱的，抓住自己想要的。但那是可能的吗？即使可能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原本是奔北面跑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拐了一个弯，结果到了西边。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屡见不鲜，不稀奇。重要的是，我们不能因此丧失了追求的勇气和希望。我理解，陈枰所说的追赶，实际上是一种坚持。

面包会有的，爱情也会有的。

第一章

1

很多年没回来了，过去他的家就在附近，二十四年前，这里很清静。现在到处是人。跳舞的，练拳的，打网球的，踢毽子的，放风筝的，滑旱冰的，一脚踩进来，就像被按进了粥锅里，喘口气，冒出来的气泡都黏糊糊的。

关守家裹在人流中，耳膜朝外鼓着，像飞机降落的时候一样憋得难受。冷不防被人推了一掌，这才发现他走进了秧歌队的锣鼓阵中。唢呐手的脖子像眼镜蛇一样朝两边彳亍着，鼓乐声震起的灰尘在眼前飞舞。关守家的鼻子里突然蹿出来金属的甜腥气，他觉得有点晕，转身想往外走。这时，场子里的秧歌队突然转换队形朝他包抄过来，领舞的石若玉猝不及防地堵在了他的面前。

世界顷刻间变了颜色，左边黑，右边白，关守家两腿发软，脊梁上冒出来一层鸡皮疙瘩。他一眼就认出了她，回北京的第一个回合应该是她。这么想着，猝不及防地撞到了一起，他还是蒙了，耳朵里飞进去苍蝇似的嗡嗡乱响。

石若玉没有看到他，她在秧歌乐中扭得眉飞色舞，花枝乱颤。她的皮肤细致紧绷，几乎没有什么皱纹，头发很浓密，腰身也没有往枣核的形状上憋。可是她明显地老了，她的老是从身体的角角落落，昏昏晃晃里散发出来的。年轻的时候，她皮肤细白，毛发漆黑。年纪大

了以后，她的皮肤黯淡了许多。头发和眉毛也掺杂进去了很多白色。原本的黑和白往相反的方向搅和了一下，石若玉的脸模模糊糊地柔和慈祥了起来。

石若玉是红队秧歌的领军人物，她打头的红队以强有力的势头压倒了绿队。伴舞的老耿比她还高兴，一个锣鼓点里能把身子扭出八道弯来。老耿喜欢扭秧歌，更喜欢看扭着秧歌的石若玉。这女人举手投足，一颦一笑，都裹着一股烫人的火苗子。老耿被这股火苗子烤得又热又躁，这滋味老耿没尝过，就算尝过，也早就被他忘了。石若玉是他脊梁上的一块怎么使劲也挠不着的痒肉。使劲这个词，让老耿觉得前面有视野了。

老耿这个人的打扮，总是着三不着六的。头上戴着礼帽，礼帽上插着一只带弹簧的小鸟，脑袋一晃，小鸟就跟着摇头摆尾“吱喳”乱叫。红绸长褂外面挎着一条黄缎带，缎带上绣着“我为你狂”四个字。这个“你”半遮半掩欲盖弥彰的，老耿要的就是这个含糊劲。石若玉看不上老耿，老耿在她的眼睛里，是一只爱抖搂尾巴的公孔雀，顾头不顾腚的，看着就替他臊得慌。石若玉不相信男人，生活更不靠男人。她不到四十岁就离了婚，靠自己，让三个儿女都受了高等教育，儿子关键还读了硕士，已经娶妻生子。大女儿关海黎也结婚十几个年头了。小女儿今天回来，准备完婚。石若玉是个幸福的母亲，是个有成就的母亲。石若玉心里高兴，手里的扇子和绸帕抖成了两团红云，招来了观看者的一片掌声。石若玉耍了个扇花，她的目光和关守家的目光撞在了一起。她听到胸膛里“咚”的一声巨响，眼前一片炽白，接着就黑了。石若玉使劲瞪大了眼睛，她看见地平线歪了，扇子无声地掉在地上，弹了两下展开了。

老耿一把扶住她。

“老石，你怎么了？”

石若玉的汗涌出来，身子软得像被吸干了元气。她哆哆嗦嗦地靠在栏杆旁边，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呼吸。

老耿模糊的脸渐渐清晰了，他瞪着眼睛关切地问她：

“不舒服了？用不用上医院？我陪你去。”

石若玉没有说话，她抬起头往人群里看，关守家已经不在那里了。

2

石小余和杨旭排在长队中候安检，两人为离开上海去北京的事，整整忙了一个星期，弄得疲惫不堪。石小余捂着嘴不停地打着哈欠。

“唉，怎么都把行李票贴到我票上了？”她问。

杨旭抹搭着眼皮说：“又不是我贴的。”

石小余顶不喜欢他用这种口气跟自己说话。她转过身盯着杨旭的眼睛问道：“我说是你贴的了吗？”

“我爱丢东西，你拿着吧。”石小余把票塞到他手里。

“还是各拿各的。”杨旭不买账，他把票扔回来。

石小余生气了，她说：“好，有本事你就把 AA 制进行到底。”

石小余和杨旭就像是两只刺猬，冷了知道抱在一起暖和，可抱在一起了，又被对方的刺扎得直跳脚。抱着肉疼，离开心疼，不是扎得疼，就是想得疼。杨旭说过，爱情给他的主要感受是疼痛。钝疼、酸疼、刺疼、绞痛，没有一剂止痛药能止了这个疼。石小余说他有严重的疼痛癖，没人用刀剌他，他也会自残。石小余翻了杨旭一眼，转过脸去。前面一对恋人脸对着脸，鼻子尖对着鼻子尖，缠缠绵绵地说着听不明白的车轱辘话。男人伸手把女人滑下来头发撩上去，女人抓住男人的手，脸埋在他的手心里像只猫一样地蹭着。

杨旭知道石小余肯定是一只眼睛欣赏着他们，另一只眼睛瞄着自己。在爱情这个问题上，她敢于创意，勇于攀登。永远这山望着那山高。杨旭经常被她搞得腿肚子发软肝发颤。

杨旭垂下眼皮看着脚面，浓密的睫毛给熬青了的眼眶上又添了一层阴影。杨旭是个英俊的男人，高鼻梁，大嘴巴，结实的下巴中间有一道欧洲人一样的浅沟。石小余常常捧着他的脸，叹着气说：“狗杨

旭，你知道你长这张脸，占了多大的便宜吗？不管你多么不是东西，我一看你这破下巴，就没有办法不原谅你。”

杨旭和石小余的关系很奇怪，看上去石小余嘴不饶人，处处占上风，可她占了上风以后，常常心软。结果最后的主动权，永远在杨旭的手里。石小余讲不清楚这个理，就把书上看到的话挂在嘴上：“家不是讲理的地方，是说爱的地方。”

石小余相信爱情，为了爱情，大学一毕业，她就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，跟着杨旭跑到上海来了。两个人好了恼，恼了好，纠缠了整整四年，石小余最终笑到了最后。这个笑是用多少次哭换来的？她记不清了。反正闹腾一回，他们房间的墙上的合同条款中就会多出来一项。合同中，甲方石小余，乙方杨旭，甲方永远以压倒乙方的优势占着上风。比如条约中的三项五款：甲方生气，乙方一定要耐着性子开导，直到甲方高兴为止。如果哄劝失利甲方离家出走，乙方一定要出去寻找。但是必须在甲方离家两小时以后方可去寻找，如果在家门口就被截住，走得太不过瘾……

杨旭经常违约，不违约的时候，甲方和乙方也经常莫名其妙地互换位置。想起过去的一千多个日夜，石小余的心里滋润得能下起一场连阴雨。

马上要回北京结婚了，看看这个狗杨旭，他没有一点做新郎官的意思。脸色发青，无精打采的，衬衣的领子还一半在里，一半在外。石小余皱着眉头去给他拽，杨旭像被电打了一样迅速闪开。石小余吓了一跳，她硬把他拽回来给他整理好衣服，顺势挽住了他的胳膊。石小余心里别扭，凭直觉，她觉出了不对。这个不对藏在哪儿，她还没有确切地看清楚。她劝自己，不要生气，起码不要在今天生气。石小余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她要调整好心境。对面墙上的镜子里映出了她的影子，那个石小余，脸色晦暗，眼圈乌青。

石小余吓了一跳：“天哪！我的眼袋都出来了。”

杨旭目光散着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

“想什么呢你？”石小余捅了他一下。

“啊？”杨旭哆嗦了一下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你老问这话干什么？你到底希望我怎么着？”

石小余瞪着眼睛看着他。

“你别像警察审罪犯似的好不好？”

“户口本带了吗？”

石小余的思维太跳跃了，杨旭的脑子一时跟不上，他怔怔地看着她。

石小余说：“我跟你说，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缺一个证件，咱俩的婚就结不成。”

结婚，结婚，莫非她的全部生活是结婚这两个字组成的吗？杨旭腻歪至极，他不想回答户口本之类的愚蠢问题，他皱了一下眉头把脸扭到了一边去了。

“杨旭，你犯不上魂不守舍，易燃易爆，不就是结婚没房子吗？那也不至于这样嘛！我们到上海的时候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北京好在还有我们家能帮忙呢。”

杨旭心里发虚，手心里有冷汗冒出来。

“你是不是有点紧张？”石小余关问。

杨旭用牙齿撕扯着嘴唇上干裂的皮，眼睛都不往石小余的脸上转。

“别紧张，不就是见见我们家里的人吗？我妈，我哥，我姐，都是善良的人，就算是有点小不善良，看在我的面子上也不会为难你。我妈有点儿爱挑理，可那也是小打小闹地挑，形不成气候。”

杨旭突然想抽烟，刚掏出来，石小余一把抢过去塞进自己的包里。

“机场不让抽烟，你忘了吗？”

杨旭耷拉着脑袋不说话。

石小余说：“回北京咱们先住在我妈那儿，结了婚就出去租房子，等攒够了首付，再去买房子。你放心，我妈不是封建老太太，不会跟你较真的。领了结婚证咱们请家里人吃一顿饭就行了，该省的钱咱们省，不该省的你必须得花。”

“哪个是不该省的？”

“我嫁给你一回，你总得给我买个带钻的戒指吧？”

“钻戒？俗气不俗气？”

“俗翻天了我也要，我喜欢钻戒，哪怕那上面的钻石小到用放大镜找都没关系。记得电视里的那句广告词吗？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。那钻石代表恒、久、远这三个字，杨旭，你娶了我，就得恒久远地爱我。”

杨旭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眼睛盯在石小余的脸上。

“探照灯似的扫什么？趟雷呢？”

“我在看前景。”杨旭说。

“你和我的？”

“我们有前景吗？”

石小余愣了一下，随即点点头，她说：“当然有。”

“看来我们必须谈一谈了。”

石小余急忙制止他：“别现在谈，我现在很高兴，我已经很多天没这么高兴过了。你让我多高兴一会儿好不好？”

“不谈，我不高兴。”

“看来总得有个人不高兴。”

石小余伸出胳膊搂住了杨旭。

“既然你已经不高兴了，就再坚持一会儿吧，为什么非得让两个人都不高兴呢？”

杨旭把她的手拽下来，扔在一边。石小余不服输，她硬把手插进杨旭的衣服口袋里，她从口袋里摸出来门钥匙。

“房子没有退吗？”

“没退。”

“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不愿意退房？两年的租金三万多块钱呢。”

“又不是你一个人出的钱，你要是心疼，我还你的那一万五。”

“少来这一套，结了婚以后你的钱也是我的。为什么不退房？你给我一个理由。”

“那么多东西往哪放？总不能扔了吧？先这么放着吧，有机会再回来处理。”

“要回来你自己回来，我不跟你回来，上海我早就呆腻了。”

杨旭的火拱到了脑门，机场大厅里人来人往，每个人的脸上或多或少都带着笑容。生活中真的有那么多叫他们高兴的事情吗？如果没有，他们为什么要笑？对着一群完全陌生的人假笑又有什么意义？

工作人员示意杨旭出示票证，他醒过神来，这才看见石小余已经通过安检进去了。两手突然成了负担，因为无处可放，手心里蓄满了汗。排在后面的人小声催促着，杨旭心慌气短，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打火机、驾驶证，又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一把瑞士军刀，最后才从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摸出来机票和身份证。

工作人员指着瑞士军刀说：“这个不能随身带，你去办托运吧。”

杨旭没反应过来，木呆地看着他。

“要不就寄存在机场，回来再取或者是让别人来取。”

工作人员的态度很好，没有强制的意思。杨旭匆忙把刚才掏出来的东西重新塞回口袋里。石小余不知道他出了麻烦，她站在安检口里面大声地问：“怎么了？杨旭。”

杨旭晃了晃手里的瑞士军刀大声回答道：“我去托运这把刀，你在登机口等我，我马上就回来。”

杨旭冲她笑了，这是今天他第一次笑，他笑得很舒展，脸上的每一条细小的纹路都带着渴望谅解的诚意。石小余张了下嘴，她知道这时候说什么也没用了，拉着旅行包往登机口走了几步，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。她看见杨旭在跑，他跑得身轻如燕，眨眼间就消失在机场的人群中了。

杨旭说是去托运瑞士军刀，可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。石小余心急如焚，给他打电话，他关机了。播音员柔和的声音在候机楼的各个角落里软绵绵地响着。

“女士们先生们，您乘坐的前往北京去的 3010 次航班马上开始登机了，请携带好您的行李物品在 39 号登机口登机……”

石小余疯了一样一遍遍地拨打着杨旭的手机，手机突然通了。

杨旭在手机里“喂”了一声。

石小余如释重负后，马上大发雷霆：“杨旭，你有病啊？这时候关手机干什么？啊？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知道你还不着急？你这人怎么这么别扭？成心往死气我是不是？你要是不想跟我结婚，早点儿说！”

“石小余，我不想跟你结婚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我不想结婚。”杨旭提高了声音。

“杨旭，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这种玩笑？你没听到登机的广播吗？”

“我没有开玩笑，这话我早就想跟你说，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一直拖到现在才说出来。”

闷棍砸在头上，眼前金花乱飞，石小余克制着自己的情绪竭力把声音放平和了，她说：“咱们没有时间闹了，快过来检票，我在检票口等你。”

“别等我，我肯定不跟你去北京了。”

“杨旭，你想逼疯我是不是？”石小余喊起来。

“你别喊，你一喊我就心慌。这几天我整夜睡不着觉，一想结婚这件事，就焦虑紧张，一身一身地出汗，得了病一样。我想我是害怕结婚，真的害怕。刚才我下了最后的决心，小余，咱俩不能结婚。”

“你怕什么？你到底怕什么？”

“我怕感情束缚我，我怕生活束缚我。因为我对未来不能确定，所以我现在不能结婚。”

石小余蒙了，她结结巴巴地问：“你不确定我们之间的感情？”

“现在咱俩不错，可不能保证永远好下去，你不能保证永远，我也不能。”

“我爱你，你心里很清楚。”

“清楚什么？我不清楚，你也不清楚。”

“杨旭！”石小余声嘶力竭地叫了一声。

“你别喊，喊也没用。我在你眼里一直是个没有责任感的男人，你的直觉是对的。”

“杨旭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“能说清楚我就不会拖延到上飞机前才说，我觉得咱们都不够冷静，应该分开一段时间，各自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未来，这样对你对我都好。”

石小余要崩溃了，她疯了一样往安检口外面跑，跟往登机口走的人流形成了明显的逆流。

“杨旭你不是人！你简直不是个人！”

“石小余，你要是决定恨我，那就恨好了。我们俩以后的关系完全由你决定。我不结婚为了我好，也是为了你好。”

“为了我好？为了我好就马上跟我上飞机去北京！”

“石小余，你别这么感情用事，我办了退票手续，已经坐出租离开机场了，你还是按照你的精神需要，回到你妈妈的身边吧。以后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谈。这一段时间你不要找我，我也不去找你。咱俩在一起的能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，彼此都需要补充。”

手机里传来嘟嘟的声音，杨旭挂了电话。石小余哆嗦着重新拨过去，对方已经关了手机。石小余眼前一阵阵发黑，她绝望地往登机口走。悲伤铺天盖地地拍过来，眼泪噎得她几乎闭过气去，她张开嘴巴想喘一口气，号啕声突然喷涌而出。身边的旅客吓了一跳，纷纷回头看她。石小余撑不住了，她“扑通”一声跪坐在传送带旁边，声嘶力竭地哭起来。昏天黑地中，她隐隐听见了有人在一遍一遍地叫自己的名字。

“石小余，石小余，乘坐 3010 航班去往北京的石小余女士和魏劲戈先生，你们乘坐的班机就要起飞了，请马上登机，请马上登机。”

魏劲戈在机场停办手续的前十分钟买到了这张退票。他来上海开会，然后飞北京转机去银川，开另外一个会议。会议的时间是定好的，机票却订不着。他决定自己跑到机场来碰碰运气，运气还真叫他碰到了。他在广播声的呼叫声中一路狂奔，带着风从传送带旁边跑过

去。跪在地上的石小余差点把他绊倒，他踉跄几步用手撑住地，他的脸距石小余只有一尺远。他看见这个女人像猫一样弯着脖颈，脸上的眼泪暴雨一样肆意横流。绝望把她逼到了完全目中无人的境界中。魏劲戈捡起来机票放到石小余的膝盖上，嘟囔着道了声歉。他历来不喜欢这种缺乏理智的女人。从上海到北京，再从北京转银川，两个航班的飞机时间卡得很紧，他要分秒必争，没有时间管别人的闲事。

检票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告诉他说，飞机晚点了，还有一个叫石小余的乘客到现在都没有露面，她不登机，飞机就起飞不了。石小余？他想起了刚才见过的那个名字。

石小余相信直觉，可是这一次她哭昏了头，所有的直觉都不起作用了。过去杨旭也要脾气，耍完就过去了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这样做，是第一次。石小余不相信杨旭能在这个人生的关口上，真的能把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跑了。他是想用这个手段吓唬吓唬她，以便获得一个永久的爱情保证。这次，他玩过了头。手里的双刃剑伤了自己也伤了别人。石小余的脑袋抵在移动电梯的护栏上，把断了的哭泣重新连接上。懵懂中她意识到，杨旭把自己像导弹一样发射了，出去就再也不会回头。魏劲戈跑到她身边用指尖扒拉了她一下说：“喂，登机了。”

石小余没有动弹，她的白皙的脖颈天鹅一样地弯着，魏劲戈知道自己跑神了，他劝她说：“有什么想不开的事？咱们上了飞机再说！”

小余无动于衷，雕像一样地趴着。

“小姐，这是公共场所，你要有公共道德。你买的是一张飞机票，乘坐的也不是私人包机，你除了为自己想也得学着为别人想想。你总不能因为自己的心情不好，就让飞机上的二百多人陪着你活受罪吧？”

石小余像没听见一样，魏劲戈生气了，他一把把她拽起来说：“你给我起来吧！”

石小余甩开魏劲戈撒腿朝登机口的反方向跑。魏劲戈追上去使劲把她拖回来，强拉硬拽地拖进了检票口。

关海黎挂了妇科的专家号，汤正远也请了假，陪她一起到医院里来了。护士在候诊台前用麦克风重复着就诊规则：“我叫到谁，谁就到指定的诊室去，请不要大声说话……”

关海黎心里害怕，她抓着汤正远的手恳求他说：“叫到我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陪我进去。”

“我倒想进去，人家不让老爷们进去。哎，我说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”

“我身上都是冷汗。”

“你看你，咱是检查一下，又不是得了绝症。”

汤正远拿过来她的手给她焐着。

“张虹医生的6号赵杰，李丽珍医生的10号关海黎……”

关海黎激灵一下站起来，她紧张地看着汤正远。汤正远搂着她的肩膀，连哄带劝地把她送到了诊室门口。

“别紧张，别紧张，我就在外面等你。”

关海黎在医生的指导下做完了一系列的检查，B超、尿检，血液化验，哪一项都没落下。回到诊室医生又细细地给她摸诊，问了她月经的情况，问了她是否有孕史，关海黎都明确地作了回答。医生洗干净手，重新坐在桌子旁填写诊断。

关海黎问：“大夫，我是不是怀孕了？”

“没有怀孕。”

“啊？没有？”关海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从化验指标和检查结果上看，你没有怀孕。”

“我停经两个月，头晕，恶心，所有怀孕的反应我都有。”

“这是假孕现象，假孕不仅能停经，恶心，而且还会呕吐呢。”医生耐心地解释着。

“不对！不对！大夫，我六点就起来排你的号，你得再好好给我查查！”关海黎叫了起来。

汤正远不知道诊室里的情况，他一直伸着脖子往这边看，脖子都挺酸了。看见关海黎出来了，慌忙问道：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

关海黎又聋又瞎，脸色铁青地从他身边走过去。

“嘿，我问你话呢！”

“想听什么？你想听的大夫一句都没说。”关海黎没好气地说。

汤正远心里一沉，知道他在床上做的各种努力都白费了。

“咱不都是按书上说的做的吗？连姿势的角度都不差，怎么还不行？”

“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”

“你看你这人，一说就掉眼泪，书上说怀孕这事不能急，得放松，彻底放松了才有机会怀上。”

“你要是想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是个生不了孩子的废物，就再大点儿声喊！”

汤正远看了一眼恼怒的关海黎，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。

世界就是这样奇怪，没想要孩子的时候，关海黎的眼睛里根本就看不到孩子，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遍地就开满了鲜花一样的孩子。街上走着的女人，跟自己年龄相仿的，拉着齐肩高的孩子，比自己年龄小的，怀里抱着孩子。看看自己，马上奔四十了，怀里和手里还都是空的。想到这里关海黎腿一软，差点跪在马路上。汤正远一把扯住她。

“你看你，走路看着点儿。”

“看着呢，怎么没看？”

“你看什么了？”

“我看哪个女人都比我命好。”

“瞎说！”

“我瞎说？你要是到现在还看不出来我命不好，那才是瞎了呢。”

经验告诉汤正远，这女人来劲的时候千万不能硬顶，要顺着她的意思拐。否则少则三天，多则一个礼拜，你横竖都没有好日子过。